

试论郑玄易数哲学

林 忠 军

[摘要] 本文从气数、蓍数、九宫数三个方面论述了郑玄易数哲学,分析了其在易学和哲学中的意义和作用。指出作为经学家的郑氏通过注释和阐发《易纬》,探讨数在宇宙起源和发展的作用,其思想深度和广度并不比其他思想家逊色;其蓍数说直接影响后世易学家注经,也是宋人“河图”之根据;其九宫数说是宋人“洛书”之根据,是借助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对当时天人关系作的一种新论证。

Abstract This paper, which discusses Zheng Xuan's philosophy of Yi Shu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viz. Qi Shu, Shi Shu, and Jiugong Shu, and analyzes their significances and fun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anges (Yi Xue) and Chinese philosophy, points out that, as a scholar on Chinese classics, Zheng Xuan, with his anno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Yi Wei, has explored the function of Shu (number)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smos. His are eventually next to no other thinkers' thoughts in profoundness and extensiveness. For, his doctrine on Shi Shu has directly exerted an impact on the anno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Yi Jing) of the later scholars, and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very basis of the Song - Dynasty scholars' annotation of He Tu, and the very basis for them to annotate "Luo Shu". They are therefore a new demonstration of the then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stronomy and other natural sciences.

[关键词] 郑玄 气数 蓍数 九宫数

Key Words Zheng Xuan; Qi Shu; Shi Shu; Jiugong Shu

[中图分类号] B₂₃₄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2627 (2003) 03 - 0074 - 09

作者简介: 林忠军 (1960—), 男, 山东莱阳人,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100

数，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概念，本义指计算事物。《说文》：“数，计也。”《汉书·律历志》云：“数，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之理也。”古人借用数学计算建立了早期的筮法，且以数字的形式表达了筮法推演的结果。大衍筮法是现今能见到保存最早的借用数学中的数及其数的计算的筮法，而当今考古发现的殷周时期甚至还早的刻在卜甲、卜骨、陶器等一些数字符号，是公认的早于《周易》六十四卦的用数字表示的数字卦。这说明了《周易》与数学的不解之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时韩简提出了“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易传》第一次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易数的理论，阐明了数在易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将《易传》中的数置于显要的位置加以研究当为汉代。两汉易学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赋予了易数新的含义，是其成为建构象数体系的一大支柱。其中郑玄在这方面的贡献十分突出。他通过对两汉易数研究成果的整合，论述和阐发了自己易数理论。郑氏的易数理论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气数说，蓍数说，九宫数说。

一、气数说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气被视为宇宙本原、万物之本，客观世界生生不息、千差万别的事物皆由气产生和构成。从先秦的《管子》到汉代王充等则主此说，《管子》用“精气”的范畴、王充用“元气”的范畴，理解和说明世界产生和事物的形成。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在气之上还有比气更为根本的东西存在，那就是道或者称为“无”，先秦的老、庄和汉代《淮南子》、《易纬》等主此说。他们主张道（无）产生气（有），由气生成天地万物。如《易纬》用“太易”表示“无”状态，用太初、太始、太素表示气之产生和形成。《乾凿度》云：“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不仅如此，《乾凿度》还将宇宙从无到有产生过程视为一、七、九之数变，即“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九也，乃复变而为一。”郑玄在承认这一观点的同时，又把它阐发得明确清晰，更具有逻辑性。他注《易纬·乾凿度》说：

易，太易也。太易变而为一，谓变为太初也。一变而为七，谓变为太始也。七变而为九，谓变为太素也。乃复变为一。“一变”误耳，当为“二”。二变而为六，六变而为八，则与上七九意相协。不言如是者，谓足相推明耳。九言气变之究也，二言形之始，亦足以发之耳。又言乃复之一，易之变一也。太易之变，不惟是而已，乃复变而为二，亦谓变而为太初。二变为六，亦谓变而为太始也。六变为八，亦谓变而为太素也。

显然，这里的一、七、九三个数表示的是太初、太始、太素三个气变状态，也表示

阳气始生、壮盛、终究三个阶段和与此相关的三个方位。这就是他所谓的“一主北方，气渐生之始，此则太初气之所生也。”“七主南方，阳气壮盛之始也，万物皆形见焉，此则太始气之所生者也。”“西方阳气所终，究之始也，此则太素气之所生也。”同时，二、六、八三个数表示的也是太初、太始、太素三个气变状态，不同的是它表示阴气始生、壮盛、终究三个阶段和与此相关的三个方位，即二主南方，阴气始生，六主北方，阴气壮盛，八主东方，阴气终究。其中，数六、七、八、九就是四象。他注《易纬 乾凿度》云：“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东方象木。自太易至太素，气也，形也。既成四象，爻备于是。”从这里可以看到，郑氏的象即是数，数即是象，二者同一个问题两个方面，象数源于太易（无）。他沿袭《易纬》的传统，用数解释了宇宙起源。他对于阴阳和四象的理解与上面五行思想完全一致。就阴阳而言，一、二阴阳二气之始，六、七阴阳二气之盛，八、九阴阳二气之终。就五行而言，一、二则为生数，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六、七是成数，地六成水于北，天七成火于南；八、九是成数，地八成木于东，天九成金于西。

既然一、二、六、七、八、九是阴阳二气以及与此相关的四象五行的符号，那么，这些数的变化象征了阴阳二气消长：七变九象阳气变化，八变六象阴气变化。郑氏用“气息”表示阳气变化，“气消”表示阴气变化。他注《乾凿度》云：“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消也。”郑氏还用数解释了万物生灭。在他看来，不仅天地万物源于气数，万物生灭也取决于气数。他注《系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时说：

精气谓七、八也，游魂谓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数，九、六金水之数。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气为物；金水用事而物变，故曰游魂为变。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木火生物，金水终物。二物变化，其情与天地相似，故无所差违之也。（李氏《周易集解》卷十三）

按《系辞》之意，“精气”和“游魂”是气的两种不同状态：“精气”为阳精灵之气，其气聚则物成其形。《大戴礼记·曾子天圆》：“阳之精气曰神。”游魂是气散游荡状态，其气游散则物变化。因阴阳二气屈伸变化神妙莫测，故精气为神。《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说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物生气伸而至，故神又为伸也。《论衡·论死》：“阳气道物而生故谓之神。”“神者，伸也。”气游散则物变故，物变则气屈而归，故游魂为归，鬼，归也。《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郑氏用七八表示精气，九六表示游魂。七、八数于五行分别为木火，九、六于五行分别为金水。木为春，万物生；火为夏，万物盛。故“木火用事而物生”。金为秋，万物衰；水为冬，万物终。故“金水用事而物变”。

郑氏以当时的易学知识和思想文化对《系辞》和《易纬》加以解释，将其作者固有的、深藏在内的或未尽的意思全部展现出来，丰富和发展了易数理论，为进一步探讨大

行之数和卦爻之数提供了客观基础。在他看来，易学史上筮占及与此相关的爻变则是效法了宇宙演化，其所用的数就是宇宙演化之数。他注《易纬 乾凿度》云：“九六，爻之变动者，《系辞》曰：‘爻，效天下之动也。’然则《连山》《归藏》占象，本其质性也。《周易》占变者，效其流动也。”“一变而为七，是今阳爻之象；七变而为九，是今阳爻之变；二变而为六，是今阴爻之变；六变而为八，是今阴爻之象。”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易纬》关于数变的错误，并予以纠正。《易纬》二变是始于“一”，郑玄将“一”改为“二”，过去有的学者指责郑氏改经，笔者认为，正是改经，较为合理地解释了阴阳变化及在宇宙演化中的作用，体现了一个经学家不单有渊博知识，也有深邃的目光和智慧。他以注释易学为形式，探讨宇宙起源和发展及数在这个过程中作用，力图用抽象的、变化的数理解和把握整体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变化，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丝毫不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逊色。

二、著数说

《易传·系辞》提出十个自然数，称为“天地之数”，但对于“天地之数”的含义和作用却未作说明，这就给后世留下一个难解之迷，导致易学界众说纷纭。郑氏取“五行之数”解说“天地之数”，自成一言之言。他指出：

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耦，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耦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耦也，地十为天五匹也。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得，施化行也。（《左传疏》见惠栋《郑氏周易》卷下）

五行之数来自于五行序数，《尚书·洪范》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里的一、二、三、四、五本来是表示五行的顺序的，后来就被确立为五行数。郑玄认为，天地之数“一”至“五”这五个自然数不是别的，就是五行序数。五行之数有奇偶之分，天地之数“一”至“五”有阴阳之别。凡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天数为阳，地数为阴。故天地之数“一”至“五”与五行之数则贯通，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但是这五个数是孤立的，即“阴无匹，阳无耦”，此不符合《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因此，在郑氏看来，阴阳之数必须有对有合，又当以六、七、八、九、十这五个数合之，具体说，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两两匹配相合。那么，这十个数两两怎么相合，其根据何在？郑氏进一步说明：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

见高怀民《易纬 乾凿度 残篇文解析》，《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

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月令正义》同上）

在这里，郑氏将一、二、三、四、五这五个自然数视为五行生数，将六、七、八、九、十这五个自然数视为五行成数。从数的构成看，一加五为六，二加五为七，三加五为八，四加五为九，五加五为十。其生数和成数是以五数作为纽带联结起来。因成数本于生数，故其居位相同，即一六为水居北，二七为火居南，三八为木居东，四九为金居西，五十为土居中。从而将天地之数赋予了五行含义，使天地之数 and 五行之数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诠释，构筑一个具有易学特色、影响后世的数理图式。其图式如下：



同时，《易传·系辞》还论述大衍之数及其行蓍过程，而对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关系却只字未提。从现存易学资料看，汉代易学家多关注“大衍之数五十”和“其用四十九”问题，着力用解说之。如京房曰：“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周易正义》卷七）马融曰：“易有太极，北辰是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中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同上）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同上）唯有郑玄发现了《系辞》中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的内在的关联，并力图凭借自己的渊博学识，推断这个发现的合理性。他指出：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周易正义》卷七）

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五行各气并，气并而减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数不可以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减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月令正义》见《郑氏周易》卷下）

此谓天地之数 and 和为五十五，大衍之数五十本于天地之数 and 和。大衍之数言五十，取决

于天地之数之中有五行，一至五是五行的生数，六至十是五行的成数，成数是五行生数加五，生数和成数两两成对，阴阳和谐，故天地之数通过五行紧密相连，贯通一体。因此，天地之数和减五当为大衍之数五十。这就所谓“五行各气通、气并而减五、惟有五十”。然而，五十之数推演不出与爻密切相关的六、七、八、九四个数。郑氏认为，要求得这四个数，必须用四十九，这就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原因。

郑氏对大衍之数的解说虽然未必完全符合《易传·系辞》之原义，但是，他发现了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关联，并能立足于筮法，参照五行，言之成理，证之有据，不失为当时一家之言，启迪了后世易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三国虞翻、宋代朱熹，乃至今人高亨、金景芳等学者认为天地之数即大衍之数，进而又提出通行本《系辞》中“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两节相分离是错简。显然，是受启于郑氏易学。郑氏易学影响至深至远矣！同时，郑氏通过诠释大衍之数所构筑的融时空为一体的易学图式，与宋人“发现”和承传的“河图”（刘牧又称“洛书”）数理完全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宋人所谓的“河图”虽属伪造，但若追源，则必有所本，并非凭空杜撰。

当然，以五行释天地之数和以天地之数排列成为内含丰富数理的图式，并非郑氏所发明，早在郑氏之前就已萌芽流行。如《易纬·乾坤凿度》指出：“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数，合而成性。天三地八，天七地二，天五地十，天九地四。”扬雄云：“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太玄·玄数》）又说：“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太玄·玄图》）郑玄的贡献不是简单地重复西汉以来易学研究成果，而是把这些研究成果运用于诠释《周易》文本中，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蓍数理论。

三、九宫数说

九宫之说始于先秦。《管子·幼官》、《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典籍中有关于天子在一年四季分居九个不同宫室的说法。按照《十二纪》和《月令》记载，天子春居青阳三室，夏居南方明堂三室，秋居西方总章三室，冬居北方玄堂三室，中央之室每季居十八日，共十三室。这是以出入门户命名的十三室，其中四个角是一室两个门户而称两室。如春天所居青阳右个与夏天所居明堂左个为一室，夏天所居明堂右个与秋天所居总章左个为一室，秋天所居总章右个与冬天所居玄堂左个为一室，冬天所居玄堂右个与春天所居青阳左个为一室。按此计算，天子一年四季分居九室听政。见图一。

以上是《吕氏春秋》和《月令》所记载的九宫说。《灵枢经·八风》则记载了太一在一年八个节气中分居九个宫：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

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上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日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之所起，日从一处，至九日复反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

此以叶蛰、天留、仓门、阴洛、元委、仓果、新洛、上天、招摇命名九宫。太一自冬至，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八个节气，行八宫，加中宫为九宫。如图二所示。

从上面的文献记载看，前二者讲的是人间之事，后者讲的是天上之事，其所使用的称呼也不同，但九宫观念是确定的，也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行文中未见九宫数。明确记载九宫之数的是《大戴礼记 明堂》和近几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出土的九宫式盘等。《大戴礼记 明堂》云：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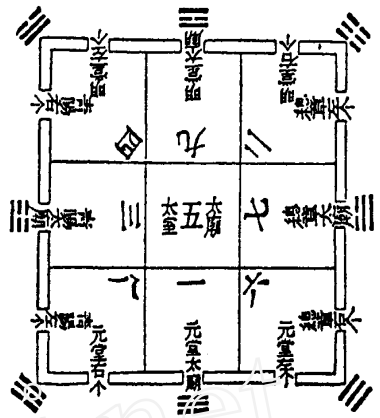
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明堂·月令》：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出土“九宫式盘”包含了《灵枢经》中的八宫和式占的内容，还配有与《大戴礼记明堂》相同的九宫数，见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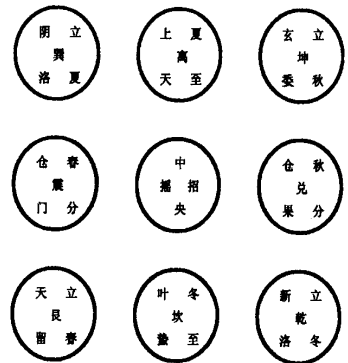
《易纬》吸收了前人的九宫思想，将九宫数提升到阴阳之道的高度加以阐发，认为自然界阴阳消长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用七八九六之数表示出来，数之一阴一阳之和为十五，十五为阴阳变化的规律，九宫数体现了这个阴阳变化规律。《乾凿度》指出：

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象，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象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

其实，六七八九是大衍筮法之数。按筮法，行蓍的结果为二十四、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分别除以四，则为六九八七。六为老阴之数，九为老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为少阳之数。少阳之数与少阴之数合为十五（7+8），老阴之数与老阳之数也合



图一：明堂九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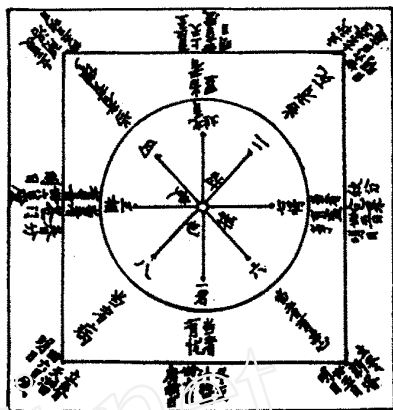


图二：合八风虚实邪正

为十五 (6+9)。少阴少阳为不变之数，老阴老阳为变数。《易纬》将筮法中阴阳之数视为理解自然界的工具，认为六七八九之数是自然界固有的，它象征着阴阳变化的规律。太一下行九宫也取此数。然后用以解释和证明大衍之数的合理性。《易纬》只言太一取其数行九宫，却未言九宫数排列及其中的道理。郑玄把这一问题置于易学、天文学等更广泛视野中加以诠释和探讨。他注《乾凿度》云：

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卒）则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适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天一之宫，而反于紫宫，行从坎宫始终于离宫，数自太一行之坎为名耳。出从中男，入从中女，亦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云。从自坎宫必先之坤宫者，母于子养之勤劳者，次之震，又之巽，母从异性来，此其所以敬为生者。从息中而复之乾者，父于子教之而已，于事逸也。次之兑，又之艮，父或老顺其心所爱，以为长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为施，此数者合十五，言有法也。

这里的“太一”为北辰星，也称北极星。因此星耀眼明亮，周围又有众星环绕，古人将此星神化。《论语·为政》：“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古代对日月星辰的认识是对人间社会等级制度的折射。“当中国进入封建中央集权制以后，人们就把人间以君主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也附会到天上去。于是，‘天有北辰，众星环共。天帝威神，尊之耀魄，配之以勾陈，有四辅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根据今人研究，太一在中国古代有三



图三：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

重路向的理解，或者说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宇宙之本体，相当道家的一和太极；一是宗教或神学上的太一神；一是天文学上北辰星。郭店出土的楚简《太一生水》中的“太一”主要是在第一层意义上使用的。而郑玄则是在这三层意义上使用的。

郑氏对九宫的说明与《吕氏春秋》等不同。郑氏谈论的是天道，即太一神运行的轨迹；而《吕氏春秋》等谈论的是人道，即人间帝王听政场所。更为重要的是郑氏揭示了九宫数与八卦数的关系。郑氏所理解的八宫，是天上八卦位置。太一游行八宫就是游行八卦。而太一游行八宫的次序数就是八卦数。具体说，太一行九宫，先坎宫，次坤宫、震宫、巽宫，然后返回中宫，再从中宫到乾宫、兑宫、离宫。根据这一次序，八卦中每一卦被赋予一个数，那就是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经过郑氏的解说，一个融象数理为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九宫框架被勾画出来。这是包括《乾凿度》在内的郑氏以前其他文献所没有、也不可能论及到的。同时，郑氏说明了九宫之数合乎自然规律和家庭伦理关系。太一始于坎，终于离，体现了“阳起于子、阴起于午”的规律。按照汉人卦气说，阴阳二气消长，坎代表冬季十一月，离代表夏季五月。阳气生于十一月，盛于五月；阴气生于五月，盛于十月。荀爽所说的“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即是此义。在这个意义说，太一自坎始，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是一致的。从家庭角度看，太一始于坎，“出从中男”；终于离，“入从中女”，体现了男女之终，夫妇之始。坤为母，乾为父。太一始于坎而坤，中宫后先乾，则体现了母养父教之理。

郑氏九宫或九宫数说，既有宗教神学的杂质，又有天文学、历法、数学等科学的因素，是易学、神学、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就易学而言，郑氏对九宫极其数所作的解释和阐发，对于汉代象数乃至整个易学史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它标志着两汉时期关于易数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图书之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资料和思维模式。宋代盛行的内含丰富象数学理的图式——“洛书”，除了其黑白阴阳圆点之外，其他皆可从郑氏的九宫说中找到根据，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宋儒所谓的洛书与汉代九宫说的确有着内在的关联。就哲学而言，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属于天道，天道自身的变化是自然的客观的，本与人道无涉。郑氏为了神化太一之星，树立它在人间的主宰地位，故用人间王道帝制论说太一游行，不仅如此，他又以八卦所代表的社会家庭伦理关系为根据解说这种太一游行的先后次序。那么，本属于天道的太一下行九宫具有了人事的特征。天道人道在太一神那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是借助于当时的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汉代天人感应、天人一体所作的一种新论证。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